



各位大德各位同修！今天我要講的這篇品題就是：

撰集百緣經淺說

陳進德

在臺中佛教蓮社週末講經法會講

「劫賊惡奴緣」

(甲) 釋品題

1. 「劫賊」，奪取別人東西的人。
2. 「惡奴」，因為這個人不是好人，所以就稱他為惡奴。
合起來講：有一位劫賊，名字叫做惡奴的故事。

在每段經文之前，分別舉出科判表，以便各位明瞭經文的段落。

比丘行乞得鉢
惡奴三索無厭
結繩捉賊繫床
考打投賊三飯
惡奴受飯引伏

(乙) 說經文

「佛在舍衛國，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城中，有一愚人，名曰惡奴，心常好樂處處藏竄劫奪人物，用自存活。」

釋迦牟尼佛在舍衛國的祇園精舍開道場說法的時候，在舍衛城裏，有一位愚痴不明道理的人，名字叫做惡奴，他常常心裏喜歡到處去東藏西竄，搶奪別人的東西，用來維持生活。

A. 比丘行乞得鉢

「時有比丘，在於塚間（註一），坐禪行道（註二），食時（註三）欲至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。時有長者，見彼比丘威儀（註四）庠序（註五），心生信敬。」

即入舍入，取一張（註六），施彼比丘。

（註一）在於塚間——古時候比丘有不住在繁華鬧市，常居住於墳墓地方的，甚麼理由呢？住在墓地第一容易離開五欲六塵，第二與死人一起能常做死觀、白骨觀，能精進道心。

（註二）坐禪行道——結跏不動叫做坐，所以止身，身就不會去行殺盜淫。息止緣慮叫做禪，所以修心，心既不緣五欲六塵，自然就不起貪嗔痴。身止心亦止，口也就不會造口業，三業就清淨了，這樣漸漸就能斷見思二惑，惑若斷，真如本性就顯出來，所以才叫做行道。

（註三）食時——佛家吃飯有一定的時候，就是中午以前。

（註四）威儀——威是威嚴，儀是態度。
（註五）庠序——皆是古時候學宮的名稱。庠依照年紀大小分上庠下庠又有左右之分。序有內外東西的分別。在經文上是喻這位比丘的進退行止，次序不亂，甚有禮節的意思。

（註六）鉢——細毛織的布。

合起來講：當時有一位出家修道的人，離開鬧市住在塚墓的地方坐禪行道，中午以前用飯的時間快到，他就披了袈裟帶著食器上舍衛城去乞食。這時一位有財又有德的人，看見這位比丘進退行止次序不亂，端正莊嚴，發生信仰恭敬的心。即時進入房裏，拿出一張毛布供養給這位比丘。

B. 惡奴三索無厭

「還詣塚間，值彼賊人，見是比丘持鉢來至，便從索取，比丘即與。明日更來。」

復從索襌（註），次復持與，於第三日，比丘乞食，來至房內，復從索取。」

（註）襌——備查字典都查不到，按襌與亶同，或禮字的簡寫，就是現在的褲與圍裙的意思。

合起來講：比丘回到他所住的塚間，正巧那賊人惡奴看見比丘帶回來了一張鉢，便向他索，慈祥的比丘馬上就給他。賊人食髓知味，明天再來，看見有鉢就把襌索去，比丘的布施對這位怙惡難悔的劫賊不但無法叫他客氣一點，賊人更變本加厲，於第三天等比丘從城裏乞食回來房裏，因看了其他並無有價值的東西可取，竟強要比丘吃飯用的鉢。

C. 比丘設計治之

「時彼比丘，作是念言：唯此一鉢，當用乞食，救濟性命，彼賊復索無有厭足；今當設計，授三自歸，治彼賊人，令使不來。」

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被賊人強索的這個時候，比丘在自己心裏就想着說：我只有這一個鉢，為了維持我的生命，是乞食時不可缺少的東西，可是那位劫賊却又無厭足一定要索去；用柔軟的方法既不能度他，現在應當想個方法，授他三皈依，對付治理他，使他不會再來要人的東西，終而度化他。

一、結繩捉賊繫床

「作是念已。即語賊言：待我須臾，止息小停，當與汝鉢。賊聞是語，即便坐待。比丘取繩，張施羅索，安置向內。語」

彼賊言：我今癡極，不能故起，汝自伸手，內著向中，我授汝鉢。賊聞是語，尋即伸手，內著向中，比丘挽索，羅其手得，繫著床脚。

比丘口不說出，在心裏這樣想好了。當即給賊說：你等我一會兒，在這裏稍息吧，我一定給你鉢。賊人聽了便坐在房屋的外面等待。比丘在屋內暗地裏取起繩子安置結在屋內，然後告訴賊人：我今天太疲乏了，不想走出去，請你從窗子伸手來吧，我現在給你鉢。賊人聽了比丘的話，不疑有他，快把他的手伸入屋內，正中了比丘的計，比丘用力將賊人的手細在床脚。

二、考打授賊三版

「比丘出外，捉杖考打，唱言：一下當歸依佛，痛不可言，良久乃蘇，種種呵責。復更考打，第二下者當歸依法，倍復疼痛，垂欲命終，良久乃蘇，轉更可責。第三下者當歸依僧。」

比丘趕快跑出屋外拿起杖，對賊人考問打他，大聲的說：打你一下你該當歸依佛。賊被打得痛不可言，經過相當的時間才恢復，比丘就說種種善惡因果的道理給他聽，說完了又考問打他說：打你第二下你該當歸依法。這一下比前一下加倍厲害，痛絕欲死，經過好久才醒，比丘就由淺而深把偷盜搶劫的惡因果的道理，說給他聽，把賊人訓斥一頓。再三打一下說：這第三下你該當歸依僧，如是三次考打呵責，授給了賊人三版依。

三、惡奴受版引伏

「賊作念言：今者考我，徹於心骨，痛不可言，若不伏首，授我四歸，必定定死。作是念已，即便引伏。」

劫賊就想，現在比丘考問打我，刺入心骨，全身疼痛至極，無法忍受，若是不服從的話，既

然有了三歸依，必定會有四歸依，假使再來打我一下，不得了啦，一定會被打死的，這樣想好了，就承認自己的罪過而降伏。

丑、引詣見佛

「比丘解放，走詣佛所，高聲唱言：今者世尊，實大慈悲，勅諸比丘，授我三歸，脫不得死；若受四歸，必死無疑，無所歸仰。」

比丘看劫賊惡奴服從已經頗有反悔之意，就解除繩索把他放出，賊人就跟比丘一塊兒去覲見釋迦牟尼佛，就高聲說：今天世尊實在大慈大悲，命令這位比丘授我三歸依而已，得免一死，不然，若授我四歸依，再把我打一下的話，我必定死去無疑，以致我現在沒有這好機會來侍奉敬仰世尊。

A. 佛為說法求索出家

「爾時世尊，知彼賊人，心以調伏，即為說法，心開意解，得須陀洹果，求索出家。」

這個時候世尊知道這位劫賊惡奴的心，已經調馴降服向善了，機緣已到，就為他說法，惡奴聽了佛說法後，頓時破了幾分的煩惱，愚痴不明道理的心也放出光明，開了智慧，證得聲聞初果須陀洹果，遂懇請佛陀准許他出家。

【議論】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儒家亦說：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，過而能改，則無過矣。講到這裏，學人就想起我們中國的一段小故事來：後漢的時候，在河南地方有一位名叫做樂羊子的人，他家裏非常貧窮。有一天，在路上散步，忽然看見草叢中有一塊黃閃閃的東西，走近一看，原來是一塊黃金，不曉得是誰失掉的，他就把它撿起來放進口袋裏。回家之後就把拾得的那塊黃金交給他的太太。他的太太接了這塊金子，感到

很奇怪，就問他說：「這黃金是那裏來的呢？」他答：「路上拾來的。」太太說：「這決不能要！我常聽見人家說：從前孔聖人出外旅行，經過一個名叫做『盜泉』的泉水旁邊，雖然口渴渴了，但孔子因為討厭這名字不好，就寧願忍渴不去喝。你現在怎麼可以拾回這種損失德行的東西！」樂羊子立刻認錯，聽從他太太的話，就趕快把照舊把那塊黃金放回原來的地點。」孟子說：「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任何惡人都可以感化的。我們佛家更講得徹底，眾生皆有佛性，只因妄想執着而不能證得。所以若能把煩惱染污除掉，誰都會和佛一樣，無二無別，現在經文上這位劫賊惡奴聞佛說法，心開意解，先斷了見惑，放出一部分光明，證得初果了。」

B. 佛慈攝受證果得道

「佛即告言：善來比丘，鬚髮自落。法服著身，便成沙門。精勤修習，得阿羅漢果，三明（註一）六通（註二），具八解脫（註三），諸天世人，所見敬仰。」

（註一）三明——證智之境而顯了分明，故叫明，一宿命明，知自身他身過去世生死之經過。二天眼明，知自身他身未來世生死之相。三漏盡明，漏就是煩惱，煩惱已斷盡了，智已證得。

（註二）六通——前述三明加天耳通、神足通、他心通、合起來叫做六通。

（註三）八解脫——人人皆有知見，這種知見是不好的，但是想斷知見並非易事，所以修行的方法就叫你去起知見，把不好的知見換成好的知見，就是作八種的觀想，這樣就能把煩惱解脫掉，所以才叫做八解脫，又有一名叫做八種定。理已經說了，方法是怎樣呢？八種全說得太繁雜，其實連最淺的一種都不容易說，現在只說一二種，其餘可推。第一種是「內有色想，觀外色少勝處」，內心觀種種形色，如人的身體是由汗、垢、尿、屎、涎、淚、毛髮等三十六種不淨的形物所成，內觀這不淨觀，觀成後才觀外，如觀外面的蓮花，乾淨一塵不染，勝過自身，這樣經過很

修假還真

果安

釋迦佛陀嘗說：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故曰：眾生即是佛，佛即是眾生；既是佛生同體，又何以要修呢？是不然，迷悟有差，真假相異耳。哦！佛是真的，我是假的，然而佛既是人也，我亦人也；佛有五官四肢，我亦有耳目口鼻；眉毛手足，並未缺少一點，既非泥塑的，木雕的，紙扎的，云何是假的呢？不是這樣說，南泉云：「平常心是道」佛陀乃妙元真淨，不生不滅，並無色聲香味觸法機械雜念在胸，六根清淨，譬如一面鏡子，光亮的，照得世間萬事萬物真象，所以叫做明明朗朗的真佛；我們這個我，私心很重，妄想多端。譬如蒙塵的鏡子，不得明朗，心裏懵懵懂懂，糊糊塗塗，未會了却生死，總在世間流轉，受着因果報應，六道輪迴，有時無常一到，即刻化為烏有，所以叫做昏昏黑黑的假我。

云何返轉悟的真我來呢？務要退却私心，頓除妄念。譬如要把這個鏡子的塵垢，抹拭得乾乾淨淨，明明朗朗，一塵不染，六根清淨，這才見得本來身相。云何為本來身相呢？即是人之初，性不善，即南泉所謂：「平常心」也。云何為平常心呢？即是無造作、無是非、無憎愛、無取捨、無凡聖、即金剛經曰：「諸菩薩摩訶薩，應如是生清淨心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是也。云何是應無所住呢？這個「住」：乃是存住的意思，我們的心，乃事物之藏所，能藏世間萬事萬物，包羅天地，無所不納，應無所住者：即是不可存藏色聲香味觸法等種種機械嗜慾雜念在心。譬如一間房子，潔潔淨淨的，十分雅觀，並無一點罣碍，很自

在，又方便，如果放些炸彈大炮，或多放些拉雜物件在內。那末！這間房子就不潔淨，不雅觀，不得自由方便了，不但不得自由方便，倘若這些炸彈爆炸起來，或者這些拉雜的東西火燒起來，那就連身家性命關係不小，或者一概化為烏有，我們的心裏藏着機械雜念，亦復如是。如果我們做出心裏所想的規矩的事情出來，不但不道德，亦能害我們的身家性命，好比此房子，既然有了這多不好的東西在內，當然不得方便，不得自由，又很危險，若要恢復此間房子的潔淨自由，就要把這些炸彈大炮雜物種種等件一概搬了出去，掃除潔淨，豈不是仍然一所原來的房子嗎？仍原雅觀，得自由方便嗎？我們的心內，亦復如是。如果把這些機械雜念，不把他存住在心裏，統統一掃乾淨，豈不是就現出原有本來的身相嗎？這個本來的身相，即是人之初性本善的本來面目。即是平常心，即是無所住心，即是道心，這就是換過了一個我，這個我，不受六道輪迴，生死報應，如如不動，永遠不滅，這才算真實在在的真我。所以要借假我來修真我。

云何名為修煉？即是心裏除却色聲香味觸法等種種雜念，專心念佛，即是名為修煉，務要時時修煉，行住坐臥，隨時隨地，不可有些間斷，念佛即是道；即所謂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」。不僅此也，就是工作忙中，都要有佛的觀念印在心中，亦即念佛，不一定要出聲念佛才算念佛，這就是叫做一心不亂，到了此時，才可得到明明白白的清淨真我，這個我，就是佛陀的真體，此即所謂修假還真者也。

久的功夫才能觀成，然後才可以修第二種定。第二種是「內無色想，觀外色多勝處」，第一種是自己有色有我見，第二種是自己已無色無我見，而只觀外面的好境界，如西方極樂世界的莊嚴等。其他六種定一步一步深下去。方法是這樣，功夫在各人，單是第一種定就非常不容易。由此可知佛法八萬四千法門中還是持名念佛法門最為簡易，最穩當。但持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非常簡單，老人孩子都會，不必參究，不勞作觀，那裏還有比這個簡易的呢？又不必斷惑，能帶業往生，當生成就，還有比此更穩當的嗎。

合起來講：佛陀允許惡奴出家後，就給他說：很好！很好！來來，比丘，以佛的神通，鬚髮自然脫落，袈裟披在身上，便成為真正的出家比丘。他依教奉行，精勤修習的結果，證得聲聞極果阿羅漢果，已具有三明六通，又修得八種定功，為諸天及世人所尊敬欽仰。

C. 聞眾奉行

爾時諸比丘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這個時候在法會上的眾比丘，聽佛說法，皆大歡喜，決遵佛的教訓去奉行了。

【議論】二千五百多年前釋迦牟尼佛在世當時，印度的社會制度，階級差別極端的嚴格，分為婆羅門、刹帝利、吠舍、首陀羅之四種，佛陀成道以後就致力打破這種不平等的思想，若照婆羅門的思想，像奴才惡奴這樣最賤的首陀羅種是不可救度的，佛教則不然，四姓出家，同為佛子，怨親平等，並無差別，佛的弟子中如難陀、阿難、羅睺羅是王子，舍利弗、目犍連是婆羅門貴族，像摩登伽女是賤女，央吉利摩羅是殺人不眨眼的暴徒，尼提是挑糞的賤族，佛對他們都不分貴賤容納平等救度，可以證明佛陀無限量的慈悲，這才是名符其實真正平等的宗教！下次再見！